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奏議類下編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董子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

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虔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旨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曰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以策之次第當先對作樂然語非切要故從非

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以彊勉行道對夙興夜寐非無補以警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并而意自貫通

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

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曰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糺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

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也。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
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
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
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
端於天。此段專對何修何
飭至篇末皆一意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布
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而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曰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爲政
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
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
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
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策問內不正不直一
層董子所不對而寓
意於此謂人君正己固
無取以察察爲明也
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
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
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上段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德也下段皆

言教也所當脩飭二者而已而以福祥可致聞其中不戢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

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
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漸民曰仁。摩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
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
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
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

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已徠。未嘗有已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

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曰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

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曰爲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
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溥
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
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
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曰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爲憂而未曰位爲樂也故誅逐亂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
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
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

天子之位。曰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臣養其德刑罰臣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臣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臣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潛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臣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臣政塗之臣刑民

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此篇亦應前篇設誠於內德也。厲，士求賢長吏教也。從賢長吏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日月兩層，亦如介甫上仁宗書綱中有目目中，有細目，但漢人文法自渾古耳。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

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已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浹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已富訾未必賢也

按郎中比三百石蓋出爲令中

郎比六百石蓋出爲守其選此者以吏二千石子弟及富訾二途漢初制蓋如此若爰盎以兄噲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爲郎惟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舉孝廉元朔五年予博士弟子嗣後郎選乃出此二途班固所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其原自董子發之此固郎選之盛矣然漢初所云以訾爲郎者訾算十以上得就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鼎以後株送徒入財得補郎則市僧以財賄自操仕進之權矣是郎選之盛衰皆當武帝之世也

且古所謂

功者已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已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已赴功今則不然繁日已取貴積久已致官是已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已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

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曰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子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曰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

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虓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前兩策問徧問諸賢良此策蓋獨問董子故策首謝此意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虢。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